

第十五天_犯罪小說家_保羅·克利夫_九九藏書

read.99csw.com/book/10377/374621.html

100%

第十五天

第十五天

這些天發生了很多事情，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，最讓你記掛的是你和桑德拉又大吵一架。每次和桑德拉吵完架，你總覺得胃部有些不適，今天也不例外。別說不適了，今天你真的感覺更糟，簡直疼痛難忍。婚禮已經迫在眉睫了，事情排山倒海地湧來。婚期是幾天前就定好了的，但今天還需要確認最新日期。記住了，這隻是隨想錄，而不是你的日程清單，它如實地記錄了你的心路歷程，但無須你每天筆耕不輟。否則，今天應該會這樣寫：今天是第十四天，吃早飯，散步，在餐桌旁讀報紙。你太忙了，所以一條長長的溝壑（這會不會又是個好書名？《長長的溝壑》，不，好像並不好）橫跨在你和桑德拉之間。但是，現在應該不會了，因為桑德拉也開始讀這本隨想錄了，這是她找你要的，你說「好的，親愛的，自己去拿吧」，或者其他類似的話，下面是你對此事的記憶……



這就對了，一頁半空白，暗喻你完全不記得這回事。但桑德拉說了，就此事你們倆有過一番商談，但你堅信你們根本沒有討論過。當然了，一個失去意識和記憶的人憑什麼去爭論他不記得的事呢？要是有人跟你說，二加二等於五，你肯定要和他爭論一番，因為你清清楚楚地知道結果是什麼。就是這種感覺。如果桑德拉要看這本隨想錄，你肯定會說不行。但她說你同意了，而你這麼愛她信任她，而且，老兄啊，你現在應該要開始信任她甚於信任你自己了。不難想象，當你發現桑德拉正在讀的時候會有什麼後果。本來沒什麼好解釋的，但因為有了亨利·卡特，一切就有必要說明一下了。亨利·卡特是《跟蹤的亡人》《死很容易》等作品的作者，在他接管你的身體之前，先簡要介紹一下他的生平。

亨利·卡特是你的筆名。只是它多了幾分親切感。亨利·卡特不只是你信手拈來放在封面上的名字，寫作的時候，你就想成為他。構思了一切罪惡事件的是你，但你卻只想把它們貯存在亨利·卡特的腦海之中。你坐在寫作房裡，虛構著一個歹徒如何砍下被害人的胳膊，這就發生在亨利·卡特的世界里；而當你和桑德拉共進晚餐或和伊娃一起看電影時，這隻發生在傑瑞·格雷的世界里。你把自己的世界分割成兩半，不過別擔心，你倒不會因此深受人格分裂之苦，以為自己是另

外一個人。你與亨利·卡特之間的區別很微妙，但是，每當一天結束，你關閉電腦的同時，也需要將自己寫作的思緒拋諸腦後。以前並不需要這樣的，你這樣做都是為了家人。桑德拉以前常說你魂不守舍、心不在焉的，她是對的，因為你的腦中還在構思著某個開放的結局，想著甲如何在乙的布局下逃出生天。這很容易讓你從現實世界中溜出來進入另一個虛構世界。比如你正和桑德拉說著話，忽然就丟下她，兀自打腹稿去了。小說出版時，桑德拉幫著你一起想筆名，不久之後她說：「我只是希望坐在寫作房裡的是亨利，其他時間你就是傑瑞。」這就是你在她心目中的模樣，那天，你給了她一個擁抱，並答應她你會按她的建議去做。結果你猜怎麼著，傑瑞？還真是管用。一戴上作家帽子，你就成了亨利·卡特，不戴帽子你就沒那個閑工夫假扮另外一個人。現在，你就要戴上帽子了，亨利將要接管你的身體了。交給你了，亨利。

今天是星期二，桑德拉借走了日記。對很多人來說，這是個再平常不過的星期二，但對桑德拉來說，這是她知道丈夫即將離開她后的第二個星期二，她要走進他真正的內心世界。他嚇壞了，她也知道自己會嚇壞的。到明年年底，或者今年年底，她將成為孤零零的一個人。她無力阻止，但她已經想好要做什麼了，不過她會做嗎？不知道有沒有活人的祭日？因為即便他還活著，也只剩一副皮囊了，靈魂早已遠去。她會不會遇到另一個男人，開始另一段新生活？她不知道。萬一她真開始了新的生活，但五年後傑瑞痊癒了，他重新回到自己的軀殼裡了，她又該怎麼辦？

早餐是咖啡和鬆餅，這並非什麼營養健康早餐。不過說到吃的，她也不吃那些，所以上班之前她總會去一趟健身房，每周三天，要是有空就四天。不過自打傑瑞患病以來，她的生活就再也沒有「有空」一說了。她還得請假，這很難，因為她還有些案子要上庭，但她還是得請。她甘願為傑瑞傾盡所有，其餘的時間就幫伊娃籌劃婚禮。她把日記和早餐拿到外面，坐在露台上的桌子旁一邊喝著咖啡一邊閱讀。第一天是開場白，傑瑞在自言自語，看上去就像是……好吧，還是像傑瑞。一隻鄰居的貓躍過了柵欄，蹲在露台邊舔著自己的身體，時不時地停下來盯著她看。

咖啡太燙了，所以她放在一旁涼著，不久也忘了。她繼續讀著，心裏一片悲涼。接著，她讀到了什麼東西，起身旋風般衝進屋裡。傑瑞還在睡覺，最近早上傑瑞一直在睡懶覺。

「這是什麼鬼東西？」她把他吵醒了。她明明知道不該，但怒火還是抑制不住地燃起來。

傑瑞又是厭倦又是茫然，「什麼？怎麼回事？」他問。

「這個。」她說著，把日記扔在他身旁，日記本外殼上粘著的一雙木偶眼睛，震顫著發出啪嗒啪嗒的聲音。

「你偷看我的日記？」

「你叫我看的。」

「我叫你看就見鬼了！」

她沉默了一會兒，看他是不是在撒謊，但並不是的，他看起來不像在撒謊，反倒是像醒來後什麼都不記得了。難道癮狀從現在就開始了？不然他怎麼質疑她說的一切？「你昨晚跟我說我可以看的。」她說，忽然又想到為什麼來和他吵架，「但重點是我們家裡竟然有槍。你怎麼能這樣？你在想什麼？難道有一天你會把它用在自己身上？」

「你沒有權利看我的日記！」

「我有充分的權利看你的日記，因為你是我丈夫，我愛你，我不想看到這種事發生在你身上，但它還是發生了。我需要知道你這裏究竟在想什麼，這樣我才能幫你。」她說著，拍了拍自己的頭，但其實她應該拍他的頭，這讓她像個瘋婦一般。他心煩意亂，活像只困獸。她得讓步了：

「我擔心你。」

「說得好聽，」他說，「你只是想監視我。」

「我沒有，是你叫我看的。」她說。

「少用我的病對付我，這種事我還是記得的！這就是你現在做事的招數嗎？騙我，說一些我沒有說過的話？」

「我從來沒有——」

「滾！」他喊道，拿起日記本向她砸去，但他砸偏了，日記本砸在她身後的牆上。她從未見過這樣的傑瑞，這讓她驚恐不安，但她知道，無論最後傑瑞被診斷出什麼，她都會矢志不渝地留在他身邊。日記本砸在她身邊牆上的瞬間，她的心中閃過一絲疑惑。她把日記本撿起來，跑出了房間。

跑到露台上時，她哭了。二十秒鐘後，傑瑞來到她身後，她轉身面對著他。他已經不是臥室里的傑瑞了，他是她深愛的傑瑞，是她在大學相識的傑瑞，是藏滿了一柜子《星際迷航》影碟的傑瑞，是她永遠不離不棄的傑瑞。那位憂傷的心理諮詢師貝弗莉曾警告過他們他會這樣，這隻是阿爾茨海默病的冰山一角。他們需要很久來適應，但她終會適應的，為了他，為了自己，也為了伊娃。

「天啊，我很抱歉。」他張開了雙臂，她想推開他，但身體不聽使喚，她也張開雙臂將他擁住，心頭那一絲疑慮已經被徹底埋葬。「我真是……糟透了。」他說。

「都會好的。」她說。過去的幾個星期她也常常聽自己這樣說過，好像說得越多就越會變成真的一樣。

「你可以把日記讀完。」他說。

「你確定嗎？」

「我確定。」

他走進屋裡準備早飯，獨留她在露台上。她讀完日記後回到屋裡，看見他在廚房裡嚼著一塊麵包，默默地凝視窗外。

「我想讓你把槍處理掉。」她平靜地說。

他轉向她：「我不會自殺的。」

「求你了，傑瑞。如果把它處理掉，我會更安心一些。」

他點了點頭，像是懶得再爭論了：「槍就在我寫作房的桌子底下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你在日記里提到過。」

「是隨想錄，不是日記。」

他們一起走到寫作房。她站在一邊，他把桌子朝窗戶那邊推了推，從辦公桌的抽屜里取出一把螺絲刀，用它把一塊鬆動的地板撬了起來。他把手伸進洞穴，在裏面摸索著。

「槍不見了。」他茫然四顧地說。

「什麼叫『不見了』？」

他把手收了回來，手裡什麼也沒有。「明明就在這裏，一直在這裏的，但是現在不見了。」他有些驚慌失措起來，「我不……我不知道它在哪裡了。」他說，剛剛在臥室里的傑瑞好像又還魂了。

「肯定在什麼地方。」她說。

「我知道了，媽的，我知道了！」

「好的，再看看。」

他又檢查了一遍，仍是一無所獲。

「你還會藏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沒有，就是這兒。」

「如果就是這兒，那應該還在這兒。」她仍舊波瀾不驚地說，至少她比自己想象的要更加平靜，「你最後一次看見它是什麼時候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為什麼有槍？」她問。

「為了研究槍。我想知道開槍是什麼感覺，我去過幾次山裡。」

「你沒有告訴過我，你是不是還有別的什麼事瞞著我？」

「沒有了。」

「你最後一次在山裡用它是什麼時候？」

「是……我……我不記得了。」

「你最後一次看到它是什麼時候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確定把它放到這裏了嗎？」她問。

「我十分確定。」

「那槍呢？槍究竟跑哪兒去了？」

這就是……現場。

謝謝你，亨利，謝謝你複述了現場。

不用說，你因為對桑德拉大喊大叫而愧疚不已，你因為連槍在哪裡都不知道而難堪。也可能你從來就沒買過什麼槍。你知道嗎，其實是書中的角色買了一把槍，把它藏在辦公室里一塊鬆動的地板下。他策劃了一場謀殺，想知道殺人是什麼感覺。這個想法聽起來怎麼樣？很有可能你一直是這麼想的。是的，絕對是的。當你搬進來時發現了那塊鬆動的地板，你覺得這是塊藏槍的好地方，所以就把這一想法賦予書中的角色了。你以為藏槍的是你，但其實不是的，只是你腦海中虛構出來的人物把槍藏了起來！

要是你告訴桑德拉，她肯定會釋然的。但是你呢——你驚懼不安：犯了這樣的錯誤……這對你的未來意味著什麼？

這就是今天發生的一切了。沒有時間寫伊娃過來的那個晚上了，今晚是約會之夜，你和桑德拉馬上就要出門了。你們會出去吃頓飯，然後看部電影，電影的劇本是你的一個作家哥們兒寫的。上面的空白頁會補上的。伊娃和瑞克已經將婚禮提前了，這樣確保你能參加。

好消息：關於吵架的事，桑德拉原諒了你。吃晚餐時，你告訴她家裡已經沒有槍了，她也原諒了你。老兄，你和我，我們倆都要在跟她大吵一架後彌補她，也要為接下來的日子彌補她。另外，下個月就是她生日了，這是她四十九歲的生日，她會和你一起度過。你會送給她一份特別的禮物。

好消息：要是你不記得自己的書是怎樣寫的了，你可以開始閱讀它們，權當它們是新書。這將是你第一次閱讀自己寫的書，卻連即將而來的反轉都沒做好心理準備。若是能開拓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讀者市場，其實也挺好的——讓他們買你的書，忘記自己讀過，接著再買一本。

壞消息：你砸日記本時，粘在封面外殼上的一隻木偶眼睛撞在牆上摔碎了，眼睛裡頭瀰漫著一片霧氣，像是木偶得了白內障。

自從傑瑞的醫生過來探望過他之後，他再也沒有偷偷出去遊盪。據他所知，這幾天風平浪靜，他自控得很好。春天時花園裡盛開的水仙花已經凋零枯萎，杜鵑花正怒放，一些開滿花朵的枝丫不堪重負而折斷了，草坪上處處繽紛落英。樹木萌發出嫩芽，一片勃勃生機的景象。傑瑞知道，每逢這個時節，萬物都在瘋狂而野蠻地生長。他家裡的草地在冬天時每兩個月才修剪一次，而到了夏天每隔一個星期就要修剪一次。此刻他就在一塊草地上，坐在一棵合歡樹下的長椅上。樹木的枝條大多仍是光禿禿的，陽光撫摸著他的臉龐，暖融融的。他正閱讀一份報紙，頭版刊登著一個女人的照片，他記得這個叫勞拉·亨特的女人，她在自己的家中被人殺害了。新聞上說，她的屍體是星期一被發現的，而這是一份星期四發行的報紙。新聞上還說，她的屍體是下午被發現的。他記得收音機里曾播報過這則新聞，以為這個女人被害時他正在海灘上呼吸著清新的空氣。現在他意識到自己錯了，因為新聞里說她的屍體雖然是在下午被發現的，卻是在早上被害的。上面還提到了失竊的項鍊以及這個女人是被利器刺死的，這些細節對傑瑞很重要，他閉上眼睛，想弄清楚一些事情，然而——

「你沒事吧，傑瑞？」

他抬起頭，看見漢密爾頓護士站在他面前。一開始她臉上笑容燦爛，隨後笑容消融成微笑，最後連微笑都無影無蹤了。她坐了下來，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：「傑瑞？」

他搖搖頭，意思是說他並不好。他把報紙對摺起來，這樣他就看不到那個女人的照片了。他開始回想。

「我殺了人。」他說。當這句話脫口而出時，漢密爾頓護士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方式應對。他打賭她會打電話報警，他也希望她去報警，這樣他們可能會將他處死。死刑早在五十年前就廢除了，但由於過去這幾年紐西蘭暴力事件頻發，人們一直在呼籲恢復死刑，甚至還進行了全民公投。公投的結果是恢復死刑。他記得這事兒就發生在最近，但不記得確切的日子，去年還是兩年前？他並不能確定結果是否已經生效，但他或許可以成為被執行死刑的第一人。如果是這樣，當他們絞死他時，他不希望桑德拉或伊娃在場；他希望漢密爾頓護士在場，當她向著他淒然微笑時，在繩索收緊的那一刻他也許會少些恐懼。

「我知道。」漢密爾頓護士說，臉上浮現出痛苦的神情。他納悶她是怎麼知道的，接著他恍然大悟：一定是自己告訴她的。她接著說：「我很抱歉，傑瑞，我真的很抱歉，但你知道的，這不是你的錯。」

「當然是我的錯。」他說，「我選擇蘇姍，是因為我愛上了她。我偷偷潛入她家，殺害了她，後來警方抓錯了人。」

她的悲傷在融化，她的擔憂在消逝。他想，也許她並不喜歡蘇姍。

「都會好起來的。」她說。

他搖搖頭。永遠都不會好起來的。

「你還記得你的名字嗎？」她問。

「我當然記得，我是亨利·卡特。」他說，但隨後又覺得不太對。這個名字很接近了，但又不夠貼近，何況她稱呼他為「傑瑞」。

「亨利是你的筆名。」她說。

「筆名？」

「傑瑞·格雷才是你的真名，你是個作家。」

他搜尋著記憶，想重新與過去建立聯繫。「我不這麼想。」

「你以前是寫犯罪小說的。」她說，「有時候你會有些困惑，這是因為你混淆了現實和虛構。你知道你在哪裡嗎？」

「療養院。」說著，他開始環顧四周，打量樹木和花草，他還看見那邊四處徘徊的人們，那些歡喜的、憂愁的、迷惘的人。有點兒諷刺的是，他想起他自己也是屬於那一部分迷惘的人的。「我有老年痴呆症。」

「老年痴呆症會改寫你過去的記憶，傑瑞，所以會讓你覺得小說中的故事像是真實發生過的。沒有什麼蘇姍，她根本不存在。」

他苦苦思索著，寫作……這倒不覺得陌生了。還有，他的名字是傑瑞·格雷，而不是亨利·卡特。亨利·卡特是他寫書時才用的名字，因為構建驚悚場景的是亨利，享受美好生活的卻是傑瑞。

「所以，我沒有殺任何人，對嗎？」他說。

漢密爾頓護士沖他憂傷地一笑，這是他所見過的最為憂傷的笑容，讓他感覺胸口一陣一陣發緊。這個女人在可憐他，甚至他也可憐自己。「沒有什麼蘇姍，」她說，「蘇姍只是你臆造、虛構出來的人物。」

「但她似乎……似乎是那麼真實。」

「我知道。好了，我們進去吧。快要吃晚飯了。」

她把他帶進去，他說他想在房間休息一下，她便陪著他走進房間，告訴他一切都會好起來的，隨後又說不要待得太長。他獨自待在自己的房間里，坐在窗邊，這時他開始回味剛才那段對話，察覺到剛剛沒有察覺到的破綻。

「我知道。」她說。

「所以，我並沒有殺任何人，是嗎？這才是我想要問你的。」他說，這句話在空蕩蕩的房間里來回飄蕩，除了健忘的傑瑞，這房裡再無他人，但他好像並不介意自言自語。何況，他很喜歡自言自語，覺得自己常常這樣做。他再開口說話時，盯著對面的空椅子，彷彿漢密爾頓護士就坐在那

裡。「你說我沒殺死蘇珊，但你沒有說我沒有殺死過別人。」

他把那個對話又重複了一遍。

他沒有殺死蘇珊。

「但你殺了其他人。」說話的不是他，但他知道是誰說的。是亨利·卡特，這個冠以他筆名的人想讓他聽到自己的聲音。「你殺了其他人，而且漢密爾頓護士知道。」

但是，如果不是蘇珊，那麼他究竟又殺了誰呢？